

過河卒子

胡適晚年在美國

● 楊金榮 (南京大學博士)

胡適在一九四六年國共和談破裂後，參加南京國民政府制憲國民大會，以無黨派代表身分被選為主席團主席，參與制憲會議，憲法制定後，胡適發表了一首流傳廣遠耐人尋味的詩，其中有兩句：「做了過河卒子，只能拼命向前。」頗受國人注目，因此在報章雜誌中常常被稱為「過河卒子胡適」。

胡適自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後，一直居留海外，直至一九六二年在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溘然辭世。胡適晚年最後的十三年，有九年生活在美國。這九年在胡適一生的歷史上烙上了鮮明的印痕。特別是在最初的那段流寓美國的日子，胡適不復有昔日的光華，曾被譽為「中國文藝復興之父」的大學者，不受重視，處處碰壁，常常陷入窘困，度過了一段暗淡無光的歲月，揭示和認識這一時期的胡適，不僅有利於認識一個完整的胡適，而且，有利於認識在那個特定的社會轉型期，流寓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人文生態與社會心態。

蔣介石安排胡赴美

胡適流寓美國的正式身分是學者，他到美國後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講學、著述，以度餘生。但他不是一般的學者。他離開北平，從上海轉赴美國，也不完全是他的個人行為，而是受了蔣介石的敦勸或委派前往美國的。蔣介石為此曾作了一番精心安排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，蔣介石派專機把胡適從北平接到南京。十七日，蔣介石又在官邸設晚宴，為胡適祝壽，這也是胡適在中國大陸上所過的最後一個生日。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晚，蔣介石又邀胡適共進晚餐，席間勸他去美國，說：「我不要你做大使，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。爭取美援，不要你去，只要你出去看看。」蔣介石安排胡適去美國，目的在於，既不讓胡適為共產黨所爭取，又要胡適利用個人在美的影響，作一個不是「大使」的「大使」。胡適最終接受了勸說

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，胡適別妻離子，孤身一人，從上海公和祥碼頭，登上了威爾遜總統號輪船，前往美國，於四月二十七日，再次住進紐約東八十一街一〇四號公寓——七年前他卸任駐美大使後的住處。胡適一到美國後，就公開表示，不管局勢如何，始終是堅定地「用道義」支持蔣介石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，蔣介石又給胡適寫了一封密信：

此時所缺乏而急需於美者，不在物質，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。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，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。至於實際援助，則尚在其次也。對於進行方法，行政與立法兩途並進，但仍以行政為正途，且應以此為主務，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，多加功夫為盼。

胡適收到這封信時，國內的局勢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，共產黨的軍隊已先後南下南京、上海等地，而此時華府，不僅在物質上不願支持，而且在「精神與道義」上，也

不願聲援中國政府。胡適到美後，不到一個月，兩次去華盛頓，他的印象是「許多同情中國的朋友」都「一籌莫展」，「有心無力」，胡適感到「疲乏」和「心境惡劣」。處於難堪中的胡適為顧及體面，七月十六日，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，「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」，幾乎是杜門謝客，「取消一切約會」。八月五日，美國公布了《中美關係白皮書》，胡適更是「整整五個月沒有去華府」。同年十二月中旬及次年三月因事開會去華盛頓，「都沒有訪問政府中人，也沒有訪問國會中人」。胡適自己承認，離開大陸到紐約，「處處碰壁」，認為「局勢太大，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夠轉移的」，實際承認自己扮演了一個錯誤的角色。

角色的錯位造成了胡適內心的尷尬、窘困和苦悶。他在致趙元任夫婦的接連幾封信中稱，「兩個月來，精神上十分苦悶」；「實在提不起勁來，有些日子真難受！」他甚至厭倦剛剛開始的異邦生活，不願意久居外國。「讀了White Book（白皮書）之後，更不願意在外國做教書生活。」此時的胡適，的確很彷徨，很茫然。他真正想做什麼，能做什麼，是寫文章？作講演？還是其他什麼？他自己似乎不很明白。他寫信請趙元任給他「一個判斷」，並「請不必告訴外國朋友」。此時的胡適，猶如斷線的風箏，不知飛落何方，離開大陸前，他怎麼也不會想到會蹈入如此境地。

除了與趙元任夫婦書信往來，排遣內心的苦悶與不快外，胡適便鑽進紙堆，作一些考據文字，以躲避惡劣的情緒對他的糾纏。例如，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，是美國的「勞動節」，胡適利用周末兩天和「勞動節」這一天，一口氣寫了一篇五千字的《象棋小考》，又寫出若干關於《水經注》的考證文字的「試作」。

胡適扮演了一個錯誤的角色，被匆匆推向前臺。而當他草草退場，希望回到書齋，平心靜氣做一個學者，卻發現紐約已不是他任駐美大使時的紐約，更不是他當北大校長時的北平。

藏書遺落居處狹小

胡適在國內時，無論是作為知名學者，還是作為北京大學校長，雞零狗碎的家務事是不必過問的，因為有精明能幹的夫人江冬秀，又有傭人可供使喚，到了美國後，情景大不一樣，凡事要自己動手。江冬秀到紐約後，雖承擔了部分家務，但因「不懂一個英文字」，許多事不得不由胡適親自應付，諸如上街購買食品，去郵局收寄掛號郵包，發電報，跑銀行，付帳單等；胡適又特別愛潔淨，不少家務事也得自己動手。雖然請了一位老太太「每星期二來做六點鐘的工」，但胡適擔心「家中沒有人對於清潔有興趣，有指示能力」，傭人會躲懶。胡適是「最怕麻

煩的」，為了潔淨公寓，又不得不自己動手掃地，抹桌子，重洗玻璃杯，化冰箱的冰，洗客人留下煙頭煙灰堆滿的 ashtray（煙灰缸）。從來都是遠庖廚的大學者，而今在紐約「很像一個 baby-sitter（保姆），困難萬分」。昔日治學著述的優越環境，而今已渺茫不可復見。

江冬秀到紐約後，原先的公寓已很擁擠，朋友們勸胡適買大一點的房子，胡適回答說：「確實沒有力量買房子，而且我的（家）太小，用不了一所房子。」胡適用不了一所房子是假，「沒有力量買房子」是真。他當時的住所雖是大使級的住宅區，卻是破爛的公寓，連防盜的保障也沒有。一次，胡適外出，江冬秀一人正在廚房做飯，一個彪形大漢忽然自防火樓梯破窗而入。江冬秀下意識地走向大門，打開門，轉身對竊賊大叫一聲：「Go！」竊賊真的從門口「Go」了。兩位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居住在如斯缺乏安全的公寓，胡適焉能不想買一所房子？

但胡適的經濟情況似乎和他六旬年齡的健康一樣不如人意。他只有有限的儲蓄和不多多的養老金，一旦生一場大病，轉眼就可能一貧如洗。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謀得的又是一份閑差，年薪僅五千二百美元。這還不夠胡適夫婦一年的日常開銷。胡適晚年曾不止一次語意誠懇地對唐德剛先生說：「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」，語意中流淌著一種無奈與淒涼。胡適是一位極愛面子的書生，在比

他晚一輩的小同鄉面前，非情勢所逼很難說出這樣的話。

生活的窘迫累及讀書著述，大學者胡適可謂既不能「兼濟天下」，又難以「獨善其身」，而真正制約胡適的，還不僅僅限於物質的層面。

胡適離開北平時，很倉皇，收拾好的一〇二箱書，沒有能夠帶出來，只是抽出幾冊正在校勘的《水經注》稿本和他至為珍愛的十六回本《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，裝入行囊。到美國後，他懊悔自己「最荒謬的事是把紐約的書帶回去丟在北平」。當時，胡適在美國的朋友 Mrs. Mary Crozier 可能知道胡適在紐約的處境，贈送胡適二百美金，要胡適「自己挑選愛讀的書」，作為他們的贈書。胡適接受了饋贈，決心「要買一點有用的書，重建一個參考圖書館」。因手頭缺少一些基本的參考書，他對趙元任的《四部叢刊》「大感興趣」。趙元任夫婦曾寄贈胡適兩包《哈佛叢書》，胡適收到後，喜從心來，即抽出一本，看到半夜後才睡。一陣興奮之後，他又感嘆：「可惜沒有書架，書還不能上架。」胡適感嘆沒有書架，是因為江冬秀反對添置書架。江冬秀無力欣賞胡適的學問，卻又不支持胡適，反要胡適處處遷就她自己。她困居紐約，言語不通，麻將幾成消磨時光的唯一消遣。胡適的斗室之內因之「麻將之客常滿」，「煙霧瀰漫」。江冬秀閑得無聊的時候，雖也讀些武俠小說，但對

於書有某種先天的焚琴煮鶴式的隔閡與冷默。

胡適後來回到臺灣後，曾對他的秘書胡頌平說：「我的太太以前對人家說：『適之造的房子，給活人住的地方少，給死人住的地方多，這些書都是死人留下來的東西。』」胡適想為客居生活營造一個讀書做研究的環境，以轉移惡劣的心緒，卻得不到夫人的支持理解。他何嘗不想改變這種現狀？而在性格深處，胡適總難以突破多年來他在江冬秀面前留下的無形傳統——忍讓，內心受到兩面的夾擊，精神上難免顯得老態。所以當聞知趙元任夫婦有意送他原版的《四部叢刊》，他非但高興不起來，還要寫長信懇求他們千萬不要送。除了他托在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北大學生李孤帆，優惠購買《四部叢刊》縮印本外，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遷就江冬秀。「原版的《四部叢刊》有二千一百冊，我這裡絕對沒有地方安放。一個書架此時已很不易得，何況二一〇〇冊至少要四個或五個大書架？（若有書架，必須六七個大書架，怕還不夠。）冬秀對於書架，絕對不感興趣，他絕對不能幫我的忙。從種種方面想過，我只好再懇求你們把這部原版的《四部叢刊》留在你們的 Cragmont Ave 家裡……此事實實在有苦衷，千萬請你們原諒。……我不能不想求你們，把那二千一百本的大書收回，千萬不可送來增添我無法解決的困難！千萬請你們原諒！」在一封信中，胡適竟連用幾個「絕對」、「千萬」，其中三昧，局外人似乎

是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。

償還文債三大願望

身在異域的胡適，仿佛處處遭受擠壓。當他回首兩年來的異邦生活時，不無動情地感嘆「一切都如噩夢」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是胡適的六十歲生日，這一天他照常去普林斯頓大學上班，想到自己不但常常帶著藥品走路，連人壽保險公司都拒絕他這個顧客，生命很可能忽然結束，覺得應該作個「了結」，遂立下一個「生日決議案」，償還幾筆「文債」。第一筆是《中國哲學史》，「要將未完的下卷寫完，改為《中國思想史》」；第二筆是《中國白話文學史》，「今後必須加緊完成它」。第三筆是《水經注》的考證，這個審訊了五年的案子，「也該判決了」。胡適許下這個生日「私願」，是想給「噩夢」中的自己樹立起目標，不讓自己再頹廢下去。然而，飄零紐約的胡適，處於那樣的环境與心境，又如何能償還他心底的「私願」？

在美教書頗受排擠

胡適流寓美國之初，在美的趙元任夫婦會勸他回家眷接來，在美國教書。胡適因當時游說碰壁，精神苦悶，表示「不願意久居外國」，「更不願意做教書生活」。但客觀的環境卻使他不得不留下，而且一留就是九年。耐人尋味的是，胡適流寓美國的最初那

幾年，卻未能在美國大學謀得教席。有的學者認為是胡適自己不願意。並征引下面兩則材料：

我這幾年故意不教書，也不向人要教書講演的機會，實在是因為一種避嫌的心理。一面是許多所謂「漢學」、「支那學」家總有點怕我打入他們的圈子裡去，一面是這種人在政治上往往是「前進」分子，氣味也不合，所以我總有點神經過敏的感覺，覺得還是「敬而遠之」為上策，切不可同他們搶飯吃。

外國學者弄中國學術的，總不免有點怕我們，我們大可不必在他們手裡討飯吃或搶飯吃。第二，在許多大學裡主持東方學的，他們的政治傾向往往同我有點「隔教」，他們雖不便明說，我自己應該知趣一點，不要叫他們為難。

筆者認為，這兩則材料過於強調了「我」或「我們」，在胡適，恐怕是為個人保留一點體面和尊嚴。第一，胡適願不願意教書，不能一概而論。在江冬秀到美國之前即一九五〇年六月以前，胡適確實不願意留在美國教書。但江冬秀到美國以後，胡適並非不希望用其所長，在美國大學講壇謀得一席半位。趙元任夫婦及胡適好友 Kerner, Boedberg 等就曾幫助胡適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哲學系謀得一差，時間是一九五六一—一九五七年秋學期，薪水七千五百美元。胡適得知後表示「十分感謝」，「是給我一個大大的 Honor

(榮譽)」，並在不知道是具體做什麼的情況下，就「已決定接受」；那時，已是胡適流寓美國的最後歲月了，倘若胡適真不願意在美國教書，何不一以貫之呢？第二，能否謀得教職，關鍵不在胡適願不願意，而在美國大學當局是否願意聘請胡適。唐德剛先生一次和哥倫比亞大學一位當軸人物共進午餐，聞知哥大正在網羅人才充實漢學的教學研究，遂乘機進言請胡適幫忙，那位當軸人物反問道：「胡適能做些什麼呢？」唐先生認為，哥倫比亞大學是胡適的母校，如果請胡適去講學或研究，胡適一定欣然前往，且會特別賣力。然而，「哥大卻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」，母校尚且如此，又何況他校呢？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復趙元任的一封信中，胡適流露出要回臺灣的意願和對流寓生活的徹底失望。他說自己在美國學校當局的「眼中，不過是英文裡的「white elephant」，意思是大而無用，所以，他認為自己「可能留在國內比留在國外更重要」，——留在國內或者可以使人「take me more seriously」(更把我當回事)」，弦外之音是，在美國，「No one takes me seriously」(沒人把我當回事)」。胡適的這番道白是他沒有在美國教書的真正原因——非不為也，實不能也——不能受到美國學校當局的重視、重用。

在普大東方圖書館

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起，胡適供職於普

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。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收藏有大量中國古籍，其中有不少善本書。胡適進入該館後，對館藏古籍進行了研究整理，不久，舉辦了一次題為「十一世紀的中國印刷」的展覽，轟動一時。胡適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，頗為用心，也很有成績。主要貢獻在於為該館建立了遠勝於原來的分類系統，對全館近十萬冊的藏書重新整理和安排，大大方便了讀者使用。普大社會學系研究中國問題的年輕副教授李馬援，對胡適的貢獻與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書的價值作了贊揚和說明，並專門寫了一份長達兩頁的報告給學校當局，稱胡適「所做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」。

胡適在圖書館謀職，固然是因為很少洋學者可以擔任。事實上，對胡適而言，這幾乎是個閑職。「任其事者亦自覺人微言輕，無啥建樹可言。」就是這樣一個閑職，普林斯頓大學還是終止了對胡適的續聘。理由是為節省開支(胡適年薪五千二百美金)，而改由胡適的助手董世綱接任(年薪三千四百八十美金)。為顧全胡適的面子和情緒，在費盡一番腦筋後，普大當局決定讓胡適擔任不支薪的榮譽職銜。

由於沒有合適的工作，胡適只有看一些無名作家的小說，以打發時光，有時，一部長篇小說「從頭到尾看了兩遍」，甚至作一些小說情節的細節考證；或者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看中文報紙，仔細在那些報紙副刊

的上上下下，作批作注。
一位學者不能看自己想看的書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這樣的情景發生在胡適的身上，真正是悲莫大焉。

知交稀少精神苦悶

一九五〇年前後，流寓美國的胡適像一片落葉，隨風飄零。孤立無助，處處碰壁，一籌莫展。除趙元任夫婦外，很少知心的朋友。雖滿腹經綸，卻備受冷落，無人重視。他心緒惡劣，精神苦悶，甚至擔心生命有一天會忽然結束，對生活充滿悲觀和失望。他厭倦流寓生活，卻又不得不在顛沛的生活中容忍遷就。

胡適流寓美國之初的境遇和心態的生成，就他個人而言，是角色的錯位。流寓美國的胡適的正式身分（角色）是一位學者，卻扮演了一位非正式的角色——充當政府的一「民間使節」，游說美國政要與美國政府，這就必然陷入尷尬和窘困；就社會文化層面而言，流寓美國的胡適，其境遇與心態，是某種跨文化的「邊緣人」特點的映現：既對流亡異邦抱有某種幻想，又常籠罩於失敗情緒之中；既急於選擇，又別無選擇；既要為適應新的生存環境冒險，又要為承受舊傳統付出忍耐。就歷史的層面而言，五十年代初，美國經濟不甚景氣，種族歧視勢頭甚健，對華人知識分子有一股排擠的暗流，為了保證美國漢學家的飯碗，美國著名學府不樂意聘

請對「漢學」或「東方學」卓有成就的華人學者，一般研習文史的華人知識分子也都為謀稻粱，而紛紛放棄人文學科，改學工程技術類的學科，在這樣的大環境，流寓美國的胡適要做到「說自己的話，吃自己的飯」，

談何容易？
因此，胡適的境遇與心態，已不僅僅是他個人的，而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，所有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境遇與心態。

三國人物新論

定價二〇〇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歡迎購閱，定價台幣二〇〇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中外文庫
之二十八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 著
定價一二〇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

「胡適圖照」(文見 47 頁、64 頁、69 頁)

- ①胡適(前排左三)1927年與郁達夫(二排左六)等人合影。
- ②胡適晚年的照相。
- ③早年時期的胡適。

